

砥

齋

集

砥齋集序

聖人之行不同同歸於身潔文亦然或長或
或正均以潔爲體潔非徒簡之謂也瀾翻千變而至
清之氣自孤行於其間否則卽寥寥數語局局自慎
氣無以行之蕪實甚濁實甚矣惟天得一以清斯潔
之祖濁氣爲地不濁不足以資草木之蕃一蕃輒蕪
天必每歲有以清之付諸秋冬霜雪去其蕪乃所以
仍俾其可蕃夫然後知蕃之資於濁無非資於清也



不有殺機不能爲生機昔人謂善將兵者去其士卒
之半善讀書者去其書之半余謂善作文者去其文
之半然去半非徒去之謂也陳者去半則新者增半
非推陳何以致新哉卽陳是新本濁能清超然霜雪
之上吾尤重冰焉霜雪因清以爲清者也原無所染
其清易冰因於水泥土溷之乃能判若兩截成其獨
潔此爲難耳至其費力亦與霜雪不同霜雪係忽結
之清非關層次冰則從秋水時泥土漸澄而後入冬

呈其清景可以鑄其力乎黃河之濁冰仍可結力之
鉅足以掃濁而敵之也唐人曰冰雪淨聰明又曰一
卷冰雪文咸尊冰次雪又曰一片冰心在玉壺則專
尊冰矣余與無異之尊人爲齊年世代已殊家學彌
茂新刻砥齋集請余爲序綜其體裁覈其字句一一
高潔恍然紙墨之間一以爲霜飛一以爲雪集諦視
之莫非冰凝也天地嚴凝之氣萃於西北雖春夏而
若若秋冬無異居華山下爲霜雪爲冰實終古不散

潔之致挾華山以入硯田固宜吮毫在塵外有疑
其文之何以至斯者華山神能言之

晉安黃文煥拜題

祗齋集序

今之爲文章者蓋有二途焉曰秦漢曰唐宋而各適其途者則每自持一說互相譏詆卽素稱同學者曾無恕詞余甚惑焉夫所貴于作者期能自成家爲可傳而已毋寧寄人籬壁下尋蹊逐徑方稱能事哉故文章莫尊于六經而子雲氏謂易奇而法詩正而葩六經之未始相同也固已若夫唐宋之異于秦漢亦猶秦漢之不能不異于六經何也時使之然也後世

綴文之士好尚遂于是乎分而筆力亦各就其所近
乃必指異已者而非之似欲不與之共壇坫焉夫豈
可哉度其意若非肆其譏詆則無以高自標舉稱于
當世故取當世所亟稱者而求疵索癡力攻極毀自
以爲得意而耳食之流遂從而疑之曰某也非所稱
當代之宗工者耶而若能瑕指之若此若誠賢也乎
哉盍思龍門扶風固所稱屢史才也昌黎柳州廬陵
皆所稱大家者也不聞其詆人以自見而皆爲

千古文苑所不泯亦可以煥然返矣余友王子山與
博學淵識所著當有先以砥齋集繡之木卽與秦漢
唐宋人作合編而並皮之鮮有能辨之者其爲成家
而可傳也無疑顧文枝也行爲本果能篤氣誼辨義
利卽片言拱璧矣苟不其然雖著書等身于世道又
奚裨焉余聞當闖逆之亂王氏以司馬裔索餉不貲
時山史兄弟凡六人且析箸久皆欲偕行山史毅然
曰不可同罹其毒無益也余當獨往以觀其變卽鄉

里咸懼不測而卒能出險而莪其家又弘農諸巨室
避地太華山中山史之待菴在焉會他往寇襲登山
比退人皆爭識其遺以有之且有爲山史識之者山
史歸曰皆非吾之所有也毫無取嗚呼臨難不避見
利不居此其人爲何如者山史懿行固不勝書而余
獨樂道此二事爲可以風然則是集也豈獨其文之
足傳也哉

康熙八年季夏同學弟南延鉉鼎甫題於萬松山房

經義集卷之一上序

華山王弘撰著

壽丘申之先生七十序

辛卯秋七月二十有三日申之丘先生覽揆之辰時
先生年七十矣子文學如磐以養志聞容知丘氏者
僉舉觴介壽以王子與如磐友善習先生屬詞洗爵
焉余謝弗敢承謂詞不乏人也且告三多祝五福廣
徵洞淵而幻求度索壺盈尺鴻縈帶若是者人亦不

乏詞余何述焉無已則請聞客之所以觴焉者先之
可乎客肅然斂衽曰先生少失恃卽致骨立事嚴君
色養備至篤怡怡於兄弟宗族鄉黨無間言將以敦
忠厚而革浮薄可以勸矣其以是觴王子曰行之原
也然先生方懷明發而念棠棣無已也請其次客曰
先生少長勵志師事伯父司徒公傳其學名藉甚諸
生間試輒冠軍重自樹蓋言門閥爲文詞祛軋茁駢
麗駸駸乎入韓歐諸君子之室將以正俗學而崇古

處可以典矣其以是觴王子曰德之華也然先生方
盡擬議而圖久大不怠也又請其次客曰先生兩佞
爲學博其在頽時頽方有寇患先生卽進諸生而告
以 祖宗三百年愛養之恩率登俾無晝夜寒暑城
賴以全新學宮立社課而頽之文風丕變其在鄞也
一如其在頽時職無廢事而贊理有績位罔無大小
將使循分者勉而素餐者愧警臣工肅朝常可以風
矣其以是觴王子曰倚政之效也然先生負經濟才

不獲展施當世與天子爭可否籌畫大計建治安
之勲而儼以明經學博自見未幾逆闖作亂乾綱絕
紐先生方悲烈士之暮年而眷宗國之如昨未有涯
也更請其次客曰先生以甲申之變解印綬歸隱居
讀書教子弄孫屋不蔽風雨八口嗷嗷而先生方怡
然自足先生素慷慨然諾排難解紛識者謂有齊個
儻士風至是退伏一室席茅蔭杞柳不復與人間
事或說先生命如磐出可博一第療貧先生漫弗應

謂吾終不以貧累志而如磬亦情不干進臥莫安之
雪耕茅容之兩循循謹謹以事親樛樛梗梗以立身
識與不識無不謂丘氏忠義慈孝之相際以有成如
此也將見一堂之上融洩致則福祿昌矧壽無疆寧
有既乎若是者真可以觴矣王子驪然舉手曰善哉
客之所以觴先生也余又何益焉抑余聞之家貧親
老不擇官而仕以爲先哲之美談乃宗敬微之致惑
也曰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道分地

利孰能貪然厚祿憂人重事則又爽焉失及讀史
潘安仁進不得意退獻閒居歎巧宦而自謂拙者之
爲政說者以爲名與官身受之而用親以市益以知
隱之難居而不仕者之未爲極則也其惟上示爲訓
下奉爲軌無矯於聲色不變於始終如先生之父子
間者然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可以沒齒而無憾誠
使世之縈情好爵而惜言博升斗以爲養與仕宦不
達而聲稱迨過松筠以爲高者聞先生之風有不廢

然返漉然汗下者乎善哉客之所以觴先生也而三
立具備忠義慈孝之旨章章矣余又何益焉益之則
固所謂人不乏詞者也嘻先生方且齊古今如旦暮
而我與若猶侈神仙之術楊松喬之年是鳳凰已翔
於九天之上矣而瞻苞采者矜翺夫高岡也將不鴟
蒿岱之塵淮海之霧者幾希矣客曰然遂書之清苑
以進

辛卯聞見錄序

辛卯聞見錄者丘子如磐錄其日所聞見以成書者也曰辛卯者甲子編詩丁亥命集陶劉之志也秋日王子將西歸且行丘子出以視王子屬弁言王子讀未終卷大而講道經國小而記事識物勸懲之旨備焉王子曰甚矣如磐之於學也可謂勤矣吾竊自愧放浪吳越間一歲有餘日得之所閱與耳得之友朋之所述百千詞而不能殫而吾曾無片劄尺楮存於

笥中如磬伏跡里閉懷鉛握槩不出一室而謀及萬
里日月幾何卷帙遂積何其勤也吾嘗覽說邪稗海
所收諸書連物微類窮幽極微歎古人之博學強記
今以如磬錄方之又何多遜焉抑吾有告於如磬者
泥濘五寸須說一尺此古今之通弊也又昔聞言於
章子有人於此善惡參半舉其善焉其惡者特不言
也而其人已曾閱不過矣舉其惡焉其善者特不言
也而其人已桀駘不過矣本一人也隱顯爲言而判

若雲泥况益損爲言乎古時佩服以爲名言然善善
長而惡惡短春秋之義斯留心著述者所不可不知
也如磐懋之班馬在門離酒在席搖筆漫書言無序

次

南鼎甫詩序

吾鄉學士大夫類無不談渭上南氏之學者余聞南氏之學始自文成蓋昔文成以理學冠一代功業煥然成言斑如南氏之先實遊其門以世著勲名凡五傳矣至今鼎甫鼎甫卓犖自命不可一世弱冠登賢能書絕聲色裘馬之好構容庵酒水上纔足蔽風雨斯夕其中於四子之理百家之說及古今盛衰成敗之故得失是非之略無不晰若指掌余每過從雲霧

窈窕顏色鮮妍而掩其氣欲橫九州而聽其言若河
漢之無極使以膺天下大任奏效治平黼黻太平無
足少難者則且喜南氏之學日益昌而嘆文成之澤
未斬也虞侯守石艾爲梓其近詩以余與鼎甫天交
邂逅不遠千里屬序嗚呼鼎甫豈僅以詩詞自見者
哉然而端本合彩泱泱淅淅以紹大雅之休杜少陵
之稱清新俊逸也問輕俗寒瘦者無有已珊瑚鉤之
稱含蓄天成也問破碎雕鏤怪險蹶趨者無有已而

世或以虬戶銑溪篠驂魄免欲鼓旗當鼎甫者及鼎
甫一言出則莫不廢然返蓋鼎甫之功於詩以功於
世亦偉矣窺一斑而得豹管一鬣而知鼎虞侯其爲
之發嘴矢乎抑余聞之大函騷變而爲選郊蘇李而
禘張衡柏梁梁父祧矣漢其室事魏其堂事晉猶在
祚餘悉在祓波流無騷非無騷也善哭者無情而不
哀騷之優孟也繹祓無選非無選也雕幾工而太樸
喪選之枯樵也揄族有祖比而合之一當衡石鼎甫

探源窮流富有日新根於天性以求於韶武雅頌之音此其昔人以稷契自期者耶夫滌陋習振古學而上追本始下懸正的崛起一代與二三君子鼓吹風雅是又吾鄉文毅之風所未墜者也

題自注華山記彙

辛卯春舟次金焦之下談子長益遲余於百尺樓頭
酒半談子出于鱗華山記屬注余寡學無窺於作者
之旨奚注哉獨以余生長山麓知山之狀而余又好
遊每歲中秋輒問月其巔故自謂知山之狀者莫余
若也談子因請談隨談隨筆酒畢而注竟其不文固
矣余旣西歸談子亦北征瞬息間如隔世人生離合
之故豈不可念哉吾道未墜二三子落落如晨星江

邊音書阻絕誰爲余問談子歸否寒笛不寂寞否金
焦無恙否卽今視昔有不勝其慨者而後之視今固
可勿論也

重修大羅洞序

凡祀不載諸典禮君子弗舉以爲其祠之濫也在唐狄梁公嘗毀之矣而近世莆田林見素節鉞江右復梁公故事土木之像至纍纍礮江而下錫山邵國賢爲作頌美之迄今彰彰傳藝苑勿絕也華山東二十里許有大羅洞者里人祀唐韓湘之所作也攷世系表湘字北渚第長慶三年進士官至大理丞爲昌黎文公從孫當文公貶潮州時北渚實從行文公數見

之詩雖平生無所表見然能左右文公於患難之際則其恂恂孝謹亦有可徵者而後世顧訖之以爲仙謂雲橫秦嶺雪擁藍關北渚蓋先言之矣不知牡丹見詩別有一江淮術士爲文公族子今文公遺集有贈族姪詩云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術探妙知天工者疑卽其人也於北渚奚涉焉而乃舉而歸之北渚至以北渚爲文公之姪則并其家世而易之然北渚有遺祠享俎豆於世顧翮以此得之甚

矣異端易惑而吾道之難也斯亦事之可爲捧腹絕
倒者矣茲土非其生產與素所遊歷過化之地其祀
之尤無據而里人言百年前有耆老入山禱雨蓋嘗
遇北渚云故歸而祀之有求輒應他吉凶得失卜之
亦無不以其類告以是里人德之此其說誕甚無足
爭者今且重修農宇更飭丹雘而羣詣予乞一言以
章其事余旣歎北渚蒙千載不白之誣而無以梃里
人之爲將以正其爲江淮之術士而又有所不爾故

聊書其事以俟後之君子萬一有如狄林二公者復
作知其爲有唐進士而大儒骨肉之屬也則尙可勿
毀也

送南鼎甫任柳州府推官序

淵上南鼎甫博學有文行與王子交甚善也壯而筮
仕爲柳州司李瀕行王子載酒於道酌而送之真之
以詞曰柳隸天下西南徼古爲夷椎髻卉裳攻劫鬪
暴而已耳奉中國法令誦說詩書習仁義才千餘年
明興以來與慶遠並爲盜區山獍海獠非時竊發先
達嘗患之焉今吾子爲專官司訟獄在位謀政則衰
矜之道盡之矣余聞子之先大宗伯公者綜經術其

論是官也以溫厚和平爲最彼天下無事時地非遐
阪人不異俗猶斤斤若是况其在柳於今又軍旅之
際矣余是以知匪徒剪暴務先煦悴甚無謂其言何
平平爾也前是客或私告余柳瘴癘之地極遠難治
鼎甫斯行也當憂形於色今而覩子之狀則浩浩得
也子誠有志之士乎哉天下東西南北至寥廓也古
今至邈也其中老死里閭與草木同湮沒者何限而
個儻非常之人往往鞭策萬里立功殊域卒以光於

史籍夫丈夫有四方之志而又何戚焉子行矣余聞
柳山水多奇絕讀子厚諸記輒爲神往曾少暇余將
擔簦徒步來遊且以觀子之政矣於是停盃振袂爲
之賦雄雉之卒章鼎甫唯唯爲之賦小宛之四章而
別

送華然張君陞漢中府教授序

華然張君之司教於吾華也居五年所而遷漢中教
授以行則秩加一等矣余聞之司教者以天子之
命教其邦人凡廩食縣官而充弟子員者皆師焉其
必有以率厲化服之使躬問學蹈繩桀出入不悖所
聞然後可故稱難也而君之司教也實以此自任檢
身澤物談經說義唯日不足見一善揚之唯恐弗彰
一不善誨之唯恐弗更既復隱之唯恐或聞也且夏

不煩束脩不問而困苦疾病至有不能自託於學
者皆於君資之卽邑或有利害因革諸大故當事者
問勿之悉人惴惴待命而君已條本末策便宜爭之
不遺餘力皆剴切中窾要故華之感悅而謳歌者匪
一朝夕而今聞君之遷所以惘然如失其怙恃也者
不僅在宮牆之士矣夫漢中者古所謂西川襟喉而
今用武之地也 朝廷迫欲見君才將有社稷民人
之寄焉而先試君於烽煙刁斗之際以觀其禮樂文

章之用君生長西塞折衝禦侮之略不越博俎馳馬
橫梁馮珽利決亦技時思露治賦治旅寧渠不彬彬
孔門之彥哉而君又春秋未衰矯健倍人 朝廷之
所爲以才需君者必更有在卽君亦何有於百里也
若教授之秩雖視今有加所職顧無異焉教育之方
卽君之已效於萃者舉而施之晝如也奚足以爲君
言而君之行也龍岡天臺之間生徒相賀而萃之士
獨不得如道州故事詣 闕而請留則古今時有不

同而勢之所無何如何也此羣之士莫不有戚戚擊
惻其心者而余之所以不能已於言也與

贈邑丞徐鼎生序

國家之制縣有尹掌教養民事而丞爲之貳其縣里
不及二十者不復設丞謂土狹務簡斯無所事丞也
丞所職有三或以馬以河而華陰則以糧以糧則天
時休咎地利豐耗人力勤惰皆得以調劑而均節之
一如尹顧官秩豈有崇庠君子事君爲國固無之不
宜焉矣時華陰爲丞者鼎生徐君徐浙望族也而君
少讀書工文章尤以慷慨急難千里慕義乃旣不得

志於有司遂折節謁銓部授今職云君任丞事不
年事靡弗舉當事者以君爲賢於是徵君至省治一
切餉則餉靡弗治蓋君潔以持已誠以待人而又才
實足肆應故綜實課效御史中丞且特下檄書勞焉
會學博劉君病卒於官貧無以殮二子束手就殉君
聞之爲舉橐具棺衾遣歸其里此其行誼雖今之居
尊官崇秩職宣助教化者以君方之宜何如也乃余
竊有感於唐孫伏伽張玄素之事矣夫伏伽玄素初

一令史輩耳後並爲大臣垂名青史論者以玄素銜
愧於太宗之詰而伏伽對人言舊事絕不爲隱謂伏
伽所處爲優今君年甫強四方之略已具天子方加
意得人待以不次君其爲伏伽玄素未可知已唐事
猶云其遠者也在明盛時徐孟暉以江陰掾史卒晉
大司馬李滄溟嘗稱其趣人之急甚已之私君將無
待之而興者耶而要以異日者能爲伏伽之無隱則
君固翩翩豪傑之士矣

賀動字雷先生壽序

代楊樹滋

關中有孝子動字雷翁者今文學成九君父而前樂
城令陽生君大父也翁幼有至性敦門內行故人謂
爲雷孝子最著云歲丙申翁春秋九十有七矣顏色
華粹齒無或敝髮轉玄接賓客步履有儀聲折無慢
容竟日不倦強年者顧弗如吁矍鑠哉可不謂國家
之瑞當今之希覲哉五月六日翁誕辰也鄉諸大夫
相率造翁庭賀翁壽授簡屬洗爵之詞余雖不文敢

不拜命之愿余聞之昔揚子之言壽也曰物以其性
人以其仁翁逮事父子建翁孝養備至沒爲廬於墓
三年孺慕不衰撫其弟以友于聞與人交坦易終始
無忤揚善隱惡多陰德又好讀書於古忠臣孝子貞
夫廉士之節靡不章章悉厥端委居恒言必謹行無
踰軌以是進有善述退無憎喙蓋百年如一日也斯
言也余獲之孝廉王子伯貞伯貞與陽生君善而余
同年友每爲余誦訛無絕故余稔翁素狀匪自今始

矣然則揚子所稱仁人者翁非其儔耶乃余於此獨
不勝慨慕之私焉世風之下也右巧僞鄙長厚窮居
戚戚苟富貴則沾沾恣所爲嗜欲燹其內聲色灼其
外故享年數率不古若雖日竊度索之桃引挈壺之
泉無益也凡翁之履無一於是則翁所以自致期願
者有道焉固司命之所不能制其算矣設一日者
天子嘉惠海內復古者養老之禮舉三老五更之席
執漿親饋執爵親酌詔有司上德行年耆高者名余

知舍翁其無與歸矣又豈獨使加六豆於鄉已哉余
初聞成九君能其業弗竟其志而陽生君以壯歲掇
巍科筮仕四方比余過藥城藥城人戴陽生君如戴
其父母夫樹績於時章令譽於先人儒者之孝丈夫
之所有事也今諸君往賀翁也翁且有宴禮備而樂
作子爲持竿孫爲進履琴瑟歌管奏北山白華之什
諸君覩且聽焉能無脉脉動懷與嗟乎是仁孝之孚
也可以風矣或又言子建翁當八十時遭藥疾翁輒

割肱以瘳錢收齋太史傳之矣然翁所以重者不盡
在此也於是旣次其語以應諸大夫之請退而私爲
之紀藏之巾笥以竣執彤管者上石室焉

壽相肅卿先生序

自余舞勺之年而已心稔邑之有肅卿先生者賢先生瓌容嶽嶽博通弘衍恢恢乎不可一世也素不問生人產獨以詩酒自娛間遊狹斜呼盧一擲百萬或謂有南郡劉毅風然周人之急赴人之難慷慨然諾余竊儀其爲古布衣之俠乃余數與之遊論四方風俗要害洋洋纒纒甚具余竊聽而慨焉人生百年須臾耳踟躕州閭之內齷齪米鹽之務問當代之故所

宜興華者何在地南北所便宜何若輒口噤莫爲應
卽令掇一第奉命任社稷民人責其所措置槩可知
也先生少有四方之志足跡遍三陲所至必考其山
川向背古今成敗之故故言風俗風俗便言要害要
害奇中苟得仕四方信所往其功名何可勝道乃困
於諸生間三十年不得通而今且七十矣雖世道日
新黜陟不至無人而懷竒好修曾不獲少表樹章顯
矣

自
以
臨
今
日
此
騷
快
極
鳳
凰
在
箴
人
之
所
選

通河有古蹟其者余詣先生先生爲園一區具臺池
爲鑿之夫花竹水石之幽方蔭杞柳席茅靡偃仰自
如也嘗爲余論老莊之指稱定神齊物可以長生又
有方士者好爲服砂碎穀之說謂可以鍊形益算此
其術余大疑焉而先生頗好之余意先生少挾倜儻
非常之氣談兵略不難以戈馬策勳萬里乃厄不見
用今老矣直怡情方外寓志於養生之言以自抑其
英雄感慨之懷耳非其本矣歲丙申冬十月二十有

四日先生初度辰同里諸子製清防以賀命予爲詞
余於先生知最深故不敢侈五福三多之說而特以
質其心之所欲言者如此先生配孺人爲余王氏與
先生年相若其強與先生等夫神仙同升並舉之事
吾不敢信矣庶幾哉其古鹿門龐公之儔與

藿菴近稿序

劉子博仲人豪也自弱冠好學博極羣書名藉甚諸
生間以文豪又好飲開筵坐花飛觴醉月如長鯨吸
川以酒豪間選聲伎絲竹錯奏或呼盧一擲百萬則
豪於狹邪而門多長者坐有鴻儒急人之難甚已之
私則豪於交旣以中原寇亂連不得志於有司汗漫
南北足跡徧三陲名山大川靡所不至則豪於遊其
間興到長吟累數千篇出風入雅一本正始大厯以

後槩所不屑同儕多無敢當者故尤以詩豪然用是不問生人產家亦因以漸貧顧博仲無幾微形於色而豪自若也博仲洵人豪哉余在安陵於博仲席上得讀其藿菴近稿歎服久之而博仲命爲之序乃序之如此

雪舫近詩序

余從海內學古諸君子聞韓子石華之名久矣觀諸君子所爲贈石華之言述其流離險阻扶祖母觀歸葬事意一恂恂至性人也戊戌過安陵得晤其從父叔夜幼平而時石華有訪戴之遊越數日歸始挹其丰采接其談論奕奕嶽嶽映發四座則固翩翩詩人也留安陵三十日無日不過從文章唱酬晷漏相繼因以所爲雪舫近詩一帙屬余亦言石華著述甚奢

茲特其豹之一斑耳而各體咸備衆美悉臻蓋石華
居恒論詩睥睨中晚故其墨采騰奮翱翔漢魏馳騁
初盛而必源之三百矩之六義則其高薄雲天密比
金石有自來矣至近世公安竟陵諸家尤其所遠之
不道者石華信翩翩詩人哉乃叔夜作阮寨誌略稱
石華英偉有父風而安陵人每爲余言石華慷慨然
諾周人之急恤人之難卽古俠烈所不逮益戚戚余
心焉豈李供奉所謂倜儻高妙者流邪幼平願又云

石華深心內典鷄鳴盥櫛梵唄鏗鏗已然後治事而
戶外履滿樽中酒飛矣將白太傅蘇端明之遺風猶
有存者斯其爲廣大教化主也與夫飛而非翼走而
非脛峙而非山流而非水余殆莫敢定石華爲何如
人也而又焉不爽然失也

賀田雪崖進士序

戊戌南宮之有試也。天子方罪邇年倖竇者。詔旨切責在廷諸臣。人人自懼也。是年田子雪崖用治。易成進士對策。陳帝王聖賢之道。修齊治平之略。甚具皆切實中事情。天子嘉悅。謂爾其觀司寇政。予將以爾理刑書焉。於是雪崖在白雲司者五閱月。而始得以例假歸。則取道華下。徧訪諸故舊。爲十日之飲。絕不以衣錦之榮。速耀里門。此其度有過人者。嗚

是華下二三兄弟既喜雪崖之遇而又服其行誼不
違商容下車之言謂不可無詞洗爵爲賀乃咸以屬
余余操觚嘆喟蓋弗勝今昔之感焉甲申之變四海
鼎沸二三兄弟徙家窮岩邃谷之中以延旦夕時雪
崖亦奉其母太夫人適至實結鄰焉薨字捷獵鷄犬
聞達一時有桃花源風倡和招從殆無虛日談經說
義援古究今出入諸子百家而雪崖海舍地負泉湧
風發每厠一座如赴者幾八年所無何山寇竊發攻

劫立盡二三兄弟皆落落如晨星雪崖且扶其母太夫人之柩歸葬也自是睽別離索余亦伏先恭人之由蓋衣食之不給租徭之不支雖二三兄弟所處不同而同一坐困者又幾七年所而今雪崖始獲以文章自見於當世天之所以困心衡慮其降任雪崖之意誠有非偶者矣而獨如此二三兄弟何哉顧余不佞乃於雪崖允邴邴有進焉夫雪崖之行爲專官也以聽訟竊以訟者戰伐之端而聽訟者禮樂之基

也帝王弼教期於無刑聖賢致知使之無訟誠以德
之難洽而物之難格者莫訟若也卽周官司寇掌邦
禁禁之爲詞亦洽於其未然云爾然則國家之有刑
以致生非致死也明矣而或且以爲致死焉其孰與
之夫訟清則民和民和則年豐年豐則飲食益安而
衆益不起而鬪爭息而仁讓興而弓矢可戢而干羽
可舞然後四方風動可臻也故曰訟者戰伐之端而
聽訟者禮樂之基也雪崖懋哉二三兄弟於雪崖乎

觀嚆矢矣余是以推古朋友贈言之義以勉爲賀而
併及以有感於今昔之故者如此

賀從兄簡生舉子序

歲戊戌秋八月從兄簡生有弄璋之慶余時爲農田
間乃釋鋤弛畚而往見之於是嘉賓滿座古酒盈樽
兄舉爵屬余曰天不絕其敬嗣使有今日幸也然吾
老矣幾不免於無後之憾者而今始獲之襁褓弟姍
於詞蓋有言以紀吾爲翁操縑余受命歉歉客訝之
曰奚歎也余曰弘撰蓋重念我世父之德云昔吾
祖生吾父兄弟四人而世父爲之叔吾父則

季也 仲父乃早夭艱難於亂離之際者獨 伯父
耳而今皆不及見矣何可今後人無聞也 世父生
從兄兄弟三人而簡生又爲之仲伯兄雖早掇一第
顧先逝僅留一子一孫育之使立者則惟仲兄而叔
兄道生又獨一女忻鬱休戚二兄共之耳而今皆老
矣余又何可無述也自吾 祖以力學篤行文燦國
華年未及強仕遂賚志以沒薰亦天之所憾與 世
父教授生徒戶外之屢恒滿而情怡山水不干仕進

相年於煙霞泉石之間者垂四十餘年天獨無以與
之乎而竟使其孫支不蕃焉吾知造化之氣有鬱而
未暢者矣夫積之厚者其發必大今仲兒年及六十
乃一索而得震則過此以往其爲繩繩振振之祥未
有艾也人嘗謂吾 父之德以爲天之所以報吾
祖而 世父位不登鄉廟名不出里閭則天之所以
報吾 祖之後人卽以報吾 世父者豈其微乎顧
余益慨夫世或不服古積善而徒以裘馬炫耀矜一

時之耳目黃金在籟而子孫旋以不振比比是已雖不自樹立子孫之不賢實然而其祖父所爲遺之以安者亦非其道矣爲王氏者其將無用是勿勿乎則余今日所爲弟賀其兄之詞者卽他日所爲叔父訓其從子之詞也客曰善遂書之

送湯荆峴兵憲序

歲戊戌之冬吏部臣言潼關治兵使者湯公在職久
宜陞去以藩司分守豫章之嶺北明年春二月公且
行則關以西大夫愧於第士嗟於學農泣於野矣乃
相與謀上狀臺使者從 天子借公而卒不可得也
蹙頰徬徨計無復施遂詣余乞一言以紓其思夫余
今而知民猶古也是非欣怨之故有賞賚所不能邀
斧質所不能禁者則直道之爲也夫余今而愈知得

民之不易也若公之所以於民與民之所以於公寧
詎不一哉一則末之能離矣末之能離而離斯愁苦
嗷歎之所以作也聞之父老卽遠代無論實數百年
來如公者所未僅見矣余嘗察公爲政蓋一本之所
學而學尤以存誠爲宗者也故其所設施率以古聖
賢自期崇厲學校篤興仁讓謀民利害不啻身家與
爲休息無事刻覈申韓刑名之習旣一切屏之不屑
而寬柔慈惠用法如不得已又淡泊自檢寡所嗜好

或以是疑公有得於佛老虛無清淨之說者余每從公論議根極理道而知公之於儒固孟氏之所爲醇乎醇者也蓋公自志學之年師法程朱北讀書中秘益博綜古今埭關之始首檄修伯起先生祠有好修能學者嘉與成就之禮下忘分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者耶夫公孫弘舉賢良相人主其所舉措豈有大疵累哉而人至今薄之者誠不足也公言不苟發行無妄動不矜名以詭時不抗行以矯世惟出於誠斯

上下作孚久而益信故今於公之去惘然如失其枯
特也者千里之內有同情矣顧余竊深有感於丁金
剛之言金剛清河老人也當宋世良去清河時金剛
自云老人年垂九十見三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政過
人清亦徹底今失大賢人何以濟常試誦之而有不
淒然長太息想見其居上之美者誰耶夫階可遞晉
秩可遞加而仍視事如故代有行之者主爵者何弗
用至以苦我父老爲也諸大夫士若民間余言愈益

戚余乃復告之曰今天子神聖明見萬里公文武
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此河內所爲備寇恟者他日
其使公以中丞之節惠我秦人未可知也若且俟之
矣諸大夫士若民之色少解遂錄之以告御者

贈兵憲荆峴湯公序

代

不佞在昔於侍從之列獲識今荆峴湯公丰采玉立
文翰藻發卽司馬班氏其選也無何吏部以潼關治
兵使者難其人 天子念關中爲天下首據建瓴之
勢而潼關又重鎮保障三省非綜經術具方略達古
今之故者無輕畀於是吏部以公爲請而公遂西居
三年潼關之政成吏部又以嶺北分守使者難其人
又以公爲請而公復南則諸大夫相與嗷嗷者久之

且介介於賢者之去也夫人臣以身許國東西南北
唯所使豈敢有擇今海內武功方彰四方漸定所戮
力盡瘁者獨西與南耳公以典禮文備 天子左右
顧問者乃一旦出車屏藩不西卽南豈舍西與南他
無所爲用公地哉以公之數載鞅掌曾弗遑少獲安
處彼優游清華出入風議以坐收烜赫之譽者獨不
可一試之疆場之務耶然不佞聞公願學聖人者也
淡泊寧靜開誠心布公道而才可濟時操可激俗問

恩足以明道文章足以華國竦關以來崇學厲士
惠斯民去泰甚罷紛更重稼穡禁游惰每下檄問地
方孝義廉節事與夫博學姱修者令有司不時報聞
苞苴竿牘槩勿之納疆域以寧閭伍以輯比嶺北之
命甫下而父老子弟長號疾涕如失所天若不能一
日而離公者此詎可以文法得也公戒塗矣夫江右
非所稱文章節義之邦耶其君子強於禮而尚氣其
小人勤以嗇本實爲功願好深文攻詰喜鬼而信徵

露訟而非其上其來已久而虔州僻在一隅固荆楚
閩越之交也地深阻山徭苗蠻匪時竊發倍號難治
然趙清獻周元公之所嘗蒞止也其遺教應有存者
卽遠勿論往正德間王文成實以節鉞於此建封侯
之勲迄今才百年耳而百年來指數名儒如安福之
鄒泰和之歐貴溪之徐雱之黃若何不遷而良則固
皆文成之門弟子也賢者之繼往開來興教育才其
過化之美有如此者不佞知公之往也必有其不使

古人耑美於前者在則處之人之德也夫盤根錯節以別利器艱難勞苦之中不世之功名以出斯其會矣諸大夫之帳具東郊也酒酣而起爲公壽其以前所云致吾憾以後所云致吾慶而終爲吾告公以靖共之義尚其邀景福於神聽也則不佞拭目請更賦江漢之什

贈張定一序

王子跼伏河濱嘯對南山而故人張子定一實霧隱
山麓少暇未嘗不過從奇文共賞疑義與析相得也
然余聞張氏之先業醫有仲融之風恒願子孫以道
術救世迨一再傳而張子以文學馳名三輔顧益善
醫精敏俊發君子以儷錢唐之絕焉劉氏選伯一日
倉皇告余曰君知張子之能乎家君蓋嘗病痿云手
足不仁累月矣藥投之罔效張子至診視之謂可計

日而愈三傑長跽以請則爲餌液升餘約日進一七
藥盡疾已呼谷響答不啻也可不謂能乎三傑固寒
士無可爲酬德而張子亦雅不喜三傑他言酬但曰
使王子爲詞足慰矣唯是用敢謁於下執事余受簡
歎曰張子賢乎哉夫鏡經之出實於仲融是其以隱
德著者也而宋文稱錢唐之絕乃道度實居其一蓋
亦有所自來矣卽之才有神解之譽又可知也張子
貧乎哉張子儒者也篤志經術策名濟時爲天子治

一方起衰撫瘵其道可以醫通昔人謂讀盡書天下無不可醫之病張子進於是乎然無謂天下無可讀之書也余知張子所就不但醫矣嗟乎非顏合莫致青囊余於劉氏選伯又不勝戚戚之懷焉故樂書其事以俟他日傳儒林者兼收技藝矣

贈楊振公進士序

代

關中有元周楊公者與余同年進士者也爲翰林改給諫陞奉常卿以老清風亮節傳於縉紳之口而懿德善行著在里閭誦義不休今年往矣歲在己亥天子章征伐定遐域夫旣取鱗介而衣裳之列箚若而鬪鬪之矣而詔下禮部以今秋八月復舉會試如春二月例於是在職諸大夫臚局竦事罔弗慎而一時獲雋者多珥瑋不恆之士楊子振公首謁余於退

朝之暇詢之則爲元周之冢孫積學多才已舉於鄉而進於天子之庭而余睽別日久地南北阻修而不及知也竊弗勝瞿然有今昔之感焉夫關中天府之國西京之業炳焉今之學者誦說詩書稱述古今人人自矜矣起而操觚恒鮮所逮卽或文不至戾法亦旣斐然有章矣而試之以事昧幾隙度竟等於膠舟木騶之爲者又天下類然矣昔與元周閒理觴咏每言及此輒爲太息久之蓋元周立朝詘華崇實始

終一節故其陳治晰理振綱扶頽與夫凡所籌布一
以有益於時不朽於後爲念今觀振公貌怡而氣靜
兢兢若一無能者而間嘗叩以古今得失之略四方
風俗之宜口談指畫燭炤衡決顧無不卓然有以自
見者則甚矣振公之才有似吾元周也夫劍在匣也
而出之見神馬在御也而試之見良吾知振公繼志
述事將以慰元周於九京而策勲萬里垂名無疆以
答 天子之明賜必有在矣時其鄉之諸大夫士聞

砥齋集

振公將歸乃先期走使千里乞余言言振公且先言
元周以爲知元周無如余者於乎此又可以知振公
哉

賀郭雲瞻進士序

代霍司馬

己亥秋有詔舉南宮試天子輯武功以章文教蓋
異數也時不佞列在西樞仰見寤寐求賢至意謂非
常之典必得非常之人而是役也吾關以西徭者實
廿有幾人焉高陵郭子雲瞻其選也雲瞻爲觀察一
章公長子不佞與一章公里居相距僅一水間而癸
酉同薦於鄉仕同時又首以後先分符於曹蓋一章
公之峻德大業著在內外者夫人而能知之矣而博

通子史精詣理解嚼然塵埃之表與夫世所以未盡
其用者則無如不佞知之深者也一章公往矣高陵
春秋祀一章公於社者久且勿替而有子如雲瞻早
掇巍科慷慨大略恒不可一世卽儀容嶽嶽丰采奕
奕風行玉立不啻也比來京師不佞嘗謬承質業見
其思沉而氣勇義篤而詞燦他古文詩歌亦率類是
始所謂強毅有立者也而約躬救度冲和靜穆卽之
若靡可測退而未始不咨咨慨慕爽然自失焉不佞

昔在同寺曾爲天子相馬矣彼其範馳驅中規矩步
雖工弗取也。志歷險致遠逸足景靡若滅若沒其斯
爲天下馬矣。獨不聞北地李獻吉氏之言乎。一飽
一石斂氣凝神健力勃如日中微汗腹鱗爛如未暮
而千里矣。斯之謂良故善言馬者莫李氏若也。今雲
瞻之年甫壯行且爲國大用著勲名於旂常竹帛間
以畢一章公未竟之志譬之越西極踏東溟飲溟池
超七澤其間或爲四達之衢或爲九折之坂以至進

而仙仗天開俱於茲焉寶始之乃不佞猶耿耿於漢
武帝之詔也以爲斯趾之士泛駕之馬貴在御之以
道故曰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其言煌煌史冊矣
然文景時任石氏之子至號萬石豈有私焉彼固見
不言而躬行以賢相肖不敢自墜其教亦唯求龍駒
必於窪洼之產耳而今雲瞻且卓然自以其道表樹
章顯於世也其賢於古人又何如哉又何如哉

募修法興寺序

華東二十里許泉甘而土肥寺曰法興上人了塵居
之疎林悅開士之心聲聞俱斷晨鐘省征人之夢名
利頓忘法界清涼學徒肅穆余每盤旋其間不啻吾
家逸少之於道林至披襟解帶留連而不能已也然
攷寺緣起末知所自在唐貞觀二十二年有僧圓定
曾重修之則擬其創造亦在大法流傳之始矣明
太祖初定中原僧深遠者又重修之嗣是旋圯旋復

代有成績語具碣中猶歷歷可數也玄機厄兆乾綱
絕紐米脂一鼠竊兒肆毒三輔堯宇委之艸莽鉢衲
淪於荆棘象法陵夷莫斯爲甚今鷓泉伏影鴻鴈振
聲山陬海滋罔不覩白日而熙陽春而寺獨頽廢猶
故宜乎上人之觸目愴懷慨然以重修爲已任也唯
時已亥之冬同雲初布余方臥獨鶴亭待雪上人剝
啄詣余屬言勸輸余久之無以應上人不辭余笑曰
無庸上人弘慈悲願開布施門堅淨信種滅慳貪垢

於此弗輸其無與於龍華之會可知也苟其敬禮三
寶則大地衆生本同此心應有以檀波羅密得度者
歸而求之導師在焉又奚以余言爲行矣上人今正
是時

壽邑侯劉端伯詩序

庚子冬杪余抱幽憂之疾幾不起方閉門謝客有羣
集剝啄者啟之則嶽祠之右居人也譁者卯者於思
者甚衆長跼而言曰今邑侯胸陽端伯劉公者愚儕
誠不知其於昔賢宜居何等獨愚儕世居嶽祠之側
常以供商旅之往來受其酬金爲業年來干戈搶攘
豺虎夜遊居者行者咸患之公惻然爲計畫設重圍
綠以周垣嚴關柝之令令啟閉出入咸有節愚儕得

安居無憂所業賴以不廢此則公保障之一端也思
齊圖所以不忘公者唯祝之旨耳敢以請吾子予伏
枕應曰公之政章章在人耳目間矣邑必有能言之
者僕不文無以爲公慙衆曰慙齊蓋聞之公博學善
鑑每以吾子之文爲不異於古法且亦常以國士遇
吾子矣奚辭爲敢固以請予頰汗沛如曰惡何敢承
也顧僕有志焉今甚矣億未能也衆益進曰雖然愚
齊舍是無以報公德舍吾子之言又恐非所以悅公

心也望吾子強起少有言焉如是者三子喑然無以
應因憶嚮有春雨篇一首私爲公壽其藁藏在巾笥
乃命童子檢之視衆曰始以是辭無非焉可也然所
爲君人者儻然向使予今爲言又寧俟有以易此乎

制義選序

揚維斗曰文章莫妙於簡亦莫難於簡知言哉古之
作者渾渾噩噩爾國家以制義取士使明道也時諸
先達皆尙簡清真典雅卓然稱盛嘉隆稍縱萬末斯
靡啓之乙丑矯之以子降而濫矣故維斗輩出亟亟
尊經蓋救敝之術不朽之事也夫文章之道關乎世
運古今相越卽渾噩之風末賾要不可不存其意豈
惟制義然乎今欲復古其先趨簡故余集所載一無

取乎冗長

又序

予不事制義久矣然睹今之作者竊惑焉故爲斯選以訓兒輔實不欲輔隨時俯仰也選成輔踈請曰夫子欲以簡復古固也而稱諸先達以清真典雅者何曰茲其所以簡也不雜不蔓故濟不飾不倍故真不奏不佻故典不俗不野故雅唯清唯真唯典唯雅故簡也然則爲簡有道乎曰道在力學讀書明理之人

識必中宜言必居要故求之以博守之以約欲其自得之也選義按部考詞就班文章無餘蘊矣以斯爲簡不亦可乎非其道也毋乃太簡乎

左傳鈔序

予幼侍先大人京師少知讀書大人以漢文三百篇授予予受而讀之無間寒暑三年成誦不失一字及在虔南受左氏春秋傳亦如之今二十餘載往矣遭世多難德業不立而衰且病君父之恩無以報萬一暇思所誦書悉忘之爲儒而困殊可歎也咸林劉太室之仲子曰繼子甥也性敏而好書予因以左傳寫本授之繼也受而讀之將無亦如予之於昔

者乎然予幼而讀之長而不獲其用視不讀書者奚以異繼也其必有以用之則予一人而法戒備焉矣孔子於門弟子之賢以其子妻之予非敢爲況然安見以其子妻之而顧無所庸其教如門弟子也者繼也其毋以予困而有言不信也

秦漢文鈔序

文以理爲主氣爲輔其衰也則浮耳蕩耳浮且蕩奚
文之能爲夫六經尚已先秦兩漢之文皆尚實故勳
在當時名垂後世焉彼綵舟木駟所以不適於用者
其實非也秦漢文鈔計篇三百管子幼所愛於先
夫子者也今以授馮翊馬甥宛址誦數思索文在是
矣宛址之先文莊公德業巍煥載在國史予讀其集
顧不華而實所稱休休之度不虛爾乃今之務華者

卒靡及焉宛址有繼述之責者也聞予言其益知所
勗哉

吳太僕暨配簡齋人雙壽序

代雪崖

盈天地胞然而無間者仁之充也以之立於天地之間卓然而不滄者忠信之成也孔子重言仁而論學以忠信爲主蓋忠信者進於仁之方也太和淳龐之代人不必全乎仁而忠信不失珥瑋之士以道德文章自敦穆如也嗜慾不生機械不作無以逆其天常故其時多上壽傳曰仁無欲故靜唯靜故壽斯自然之徵也予嘗以是有感於天下之故而於華陰繼周

吳公有如見元紫芝之幸焉公伯子六翮與子壬午
同舉於鄉恂恂謹謹步有則言有章子時心異之而
甲申之變子以避亂潛華山之阿間從二三子侍公
始得瞻公之貌察公行誼聞公義方之訓而益以稔
夫吳氏之世以德顯有以也乃二三子則謂子兵燹
之後俗漸澆漓日道諛爲僞而先民篤樸之風賴存
之以式里閭者惟公一人巋然如魯靈光之在靈矣
比六翮之司理於襄陽也公戒之矣曰濟世無如仁

仁莫大於生人而不仁莫大於殺人先王之有刑也
以致生非致殺也忠信以求之斯庶幾乎六翮有得
於其言故今襄陽之刑稱平焉蓋公之存心與見諸
事者素類如此歲辛丑公年七十八月廿有五日爲
其懸弧之辰太夫人長於公五歲設帨之辰在十二
月十有七日先是或有爲公壽者公不受賀曰吾有
子在楚方拮据遠役吾思之惻然何以舉觴時六翮
已爲德安郡丞有永衡之行故公念之云然二三子

則函書致子謂稱壽以言古也公不好世俗之儀唯以言庶不爲公所拒乃謬屬子具草將以九月之吉書之繖端以進子拜命脉脉歎焉曩子有事於楚過六翮於司理之署六翮鬱鬱不樂子訝之六翮曰吾有母在家今七十之辰將屆吾以宦羈曾不得承菽水歡其謂子何迨子道經華陰登堂拜太夫人壽而太夫人顧不受賀其言與公今日之言同吳氏之慈孝一怒感人欲涕矣公性直而氣和於古今墳籍

靡所不覽而約之有道與人坦易無城府不爲藻繪
靡曼其寢不閤其覺不驚故年逮古稀而矍鑠康腴
有強年所弗若者太夫人明哲內蘊荆布自甘與公
相莊如賓者迄今五十載無黻率諸子婦克勤克儉
壺以內愉愉如也公嘗以明經對大廷爲扶風學博
主爵者且以百里寄公矣公浩然賦歸不欲以珪紱
易其田園之樂六翮之在襄陽兩迎太夫人而太夫
人皆不就曰兒恪共厥職寧徒欲以珍綺稱能養乎

蓋公篤雍熙之軌不干仕進而太夫人齊德而隱則
并有冀缺龐公之風云予聞鄉先達有言禮之六曰
嘉嘉美也謂夫天下之至美可以稱道而頌說之者
皆嘉禮也書陳洪範壽首五福詩三百篇祝壽之詞
不乏夫壽之見於諸經者咸謂之美則其屬之嘉禮
也固宜屬之嘉禮而不備其文與詞是委諸草莽耳
予喜夫二三子之爲禮也又歎夫公與太夫人所自
爲壽之道以及吳氏之所以世其德者以爲不出於

仁與忠信之兩言而神仙導養服食同并并舉之術
不與焉公以是廼諸子若孫于庭而六翻奉之以行
蠻方雖遊於兵革玄黃之世而亨利永貞又奚以異
夫太和淳樞之際也予不文言不足以章公而二三
子學孔子之道者也亦幸毋以予爲徒言之爲也斯
公之志也夫

紙齋集卷之一下序

舉山王
撰者

周子全書序

自孟子而後。傳孔子之道者。唯宋之周子爲最。二程皆師焉。所著太極圖說。雖朱陸有未一之辨。而於通書則并尊之無異詞。撰年四十有九。始知讀其書。義約而達。語淡以旨。包括宏深。研入微密。有體有用。有聖有王。蓋六經之樞紐。百代之津梁矣。漢之董。隋之

王。唐之韓。其文章雄偉。或過之。而純粹以精。曾不得
與比。卽宋之大儒如林。其學亦詎能出其範圍也哉。
偶從友人。得呂文簡所定本。分內外篇。曰周子全書。
演。乃手錄之。而去其演之名。別益以諸儒所論注。共
二卷。重付之梓。庶聖遠言溼之日。使後之有志者。尙
知所宗云。

關中書院制義序

山東濟水葉公涖西安之四年開于政事以講學明道爲已任丙午春檄諸郡邑拔士之尤者肄業書院兼金嘉幣先及小子撰俾司厥事撰謝不敢承公下書讓之詞切直撰弗敢固守其私于是與諸子集焉凡二百五十餘人館餐悉備定約以月之二七日課文一如棘闈例甲之乙之弗少假而夙興夜寐日邁月征鉛槧不離伊吾之聲不輟敬業樂群斷斷如也

秋九月復延諸孝廉至課亦如之他日公自選其
之尤者授之劄劄命撰爲言弁首撰奉公之教又
益諸子嘗少有省竊謂人品不一以誠爲主文格不
同以簡爲貴蓋世降俗澆導諛爲僞機械日作谿壑
日深是生大亂則寧拙無巧寧樸無華故有取於誠
也道喪言湮綺靡闡綬膠舟不渡木騶不駕斯謂淫
費則選義按部考詞就班故有取於簡也公道高而
學富所設施有古豪傑之風非小儒所識其期於諸

子者不在瓌細諸子居恒自命何在亦嘗返而思之乎唯異時所成就或爲經濟或爲節義或爲理學或爲風雅卓然自見其志可傳於後世無遺門牆之辱斯無負公爲國家育才之意也故今序諸子之文不敢以美而以規若此至其文之純疵則有公之鑒定在矣

蔣處士詩序

嘗讀唐東臯子集想見其爲人真樸淵放超出一世之表上可以追陶而下可以匹韋詩先徵之矣夫詩之爲道有不自己者焉有不可已者焉不自己者爲哀爲樂情之動也天也不可已者爲美爲刺禮義之正也人也故發乎情止乎禮義斯天人之合也而先王所爲溫柔敦厚之教襄太經大法以不墜者具是矣余從文從蔣子得悉其王父成甫先生之爲人而

文從更示以先生之詩屬爲序而傳焉余盥手誦之見其約而遠淡而永含悲憤於純粹寫慷慨以從容尚矣哉易簡高人之風忠誠大夫之節也夫人唯無其情而禮義又不克以自持用其柔氣則流而爲諛用其剛氣則激而爲誹雕繪剽襲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有能爲先生之詩者誰乎其不能爲先生之詩者唯其不能爲先生之人也又誰則知之然則先生之詩雖篇什不多竊謂其可同東臯子集長留天地間矣

馬紫巖集序 代

又之變至無窮也爲文者不歷其變則不足以言文
而有不變者存不得其所以不變則亦不足以言變
公安固天下所稱善變者也自袁中郎氏沒幾百年
而今復有馬君紫巖紫巖爲政於二曲之間當搶攘
彫劫之後獨能撫字振作使其士民戴之如父母又
以其暇日操鉛槧上下古今博綜而神明之發之爲
文極所炫耀折以法度如山陰道中煙嵐萬狀令人

應按不違抑所謂變而益上非耶今天子嘉惠元
元慎簡守令待以不次之擢紫巖才高學優方著勳
庸於時唯其力行而致有終雖龔黃召杜有不得專
美於昔者蓋紫巖之以其文易天下而傳後世也道
寓焉矣則於從政也又何有哉

金華府志序

代

志者史之遺也而義小異史之法嚴彼其於君臣上下得失是非之間褒貶予奪凜不可易俾君子知勸而小人知懲而志之法寬則唯於山川風俗生齒錢穀文物典章之屬與興除損益之故分晰周至以資採擇而揚美必詳摘疵或略然其不敢失之僭且誣焉則一也金華爲府甲於浙東尙矣予奉命守茲土在兵燹之後不及見其盛而凋劫瑣尾之狀日益甚

是用惻惻崇清靜罷紛更勸稼穡稽禁泰侈不敢干赫
赫之譽矜察察之能蓋才實不逮而務本誦華與爲
休息則固有可自信者焉間從簿書之餘搜覽舊志
條布類悉有典有要而獨自前明茂陵以後闕如將
百餘年來治亂盛衰之繇忠孝節義之蹟湮沒無聞
况時移事易興朝之政有多非其舊者及今不錄又
奚以昭示來茲與竊不揣開館延士太夫之賢者重
加纂輯大約遵周氏故本而益以近世所見聞於以

備稽核助治理庶乎可爲全書矣嗚呼金華非所稱
文獻之邦耶其在遠古姑勿論而前明如宋潛溪王
子克章楓山輩道德文章皆卓然爲一代魁冕今其
遺風宜有存者亦尙可且暮遇之乎予不才愧不能
以身先而俯仰留連不能無感於生茲土者其烏得
無高山景行之思也哉

聖諭衍義序

昔先王之以禮治天下也有國學家塾黨序術序備
矣又立爲太師小師師氏保氏之職以教誡之凡以
敦愛敬之實弘仁讓之風使之吉凶有無相調卹歲
時伏臘祭脯飲射相周旋不失其雍熙之軌而已今
天下奉 聖諭六言所謂遵人以水鱗徇于道路者
顧傳之已久上焉者視同具文下焉者習爲故事予
竊歎焉李君雲襄中州之俊也宰長山之二年勤於

民事間爲衍義一帙語質而意該俾愚蒙皆可解乃
修復鄉約所朔望臨講風雨不輟其所以爲世道人
心計甚盛予承乏守茲土幾五載矣雖繩槩自勵固
敢佚而無善可述且我二人春秋高寤寐以思安得
遯歸田園奉菽水之歡是用戚戚唯曠官之誚是懼
雲襄才敏而學優言動咸有則治行卓然卽古循眉
弗逮也他日膺不次之擢爲天子耳目股肱臣必
能盡忠補過宏教養之德使四海安出作入息之常

則今日之見於長山者其嚆矢耳而令予得藉手以告無罪夫是以不避固陋而爲之弁其端亦將以樂觀厥成也

募重修東嶽廟引

西方華山之麓而廟祀東嶽之神奚居曰義父之也
天地之於物也以氣治者也橫以五方縱以四時皆
氣也東西者寓乎春秋氣之所從升降者也烏乎知
之於金與木知之漠五行志曰東方陽氣動蓋其德
主乎生者也東嶽之神實司之物莫不有生故廟而
祀之不與他嶽伍天下類然所以答神休也吾邑之
有廟以祀也所從來遠矣兵燹之後坍塌日甚頃爲

修葺略有次第而費不給是以求諸施者敢告同心
焉嗚呼君子之教天下也以人道事神人盡其道而
神之吉凶依焉此聖人之意也

梁公崇祀名宦錄序

予素喜聞前人嘉言懿行負笈所至必造賢者之廬而諮焉於溼則得昭質梁公之爲政徵其槩曰公躬敕度清而直異不傷物同不害正下車之始首崇學校每進諸生與之談經課藝孜孜無斁尤敦厲實踐文教覃敷時地方多事公加意撫字稅無羨金折獄詳慎罰鍰弗入至恤災禦寇保障力多吏胥憚之與人頌焉無何溼人上狀督學使者以丁未四月十

日奉公木主于孔廟名宦之祠祀事方修而公之子承篤適至涇人見承篤如見公焉承篤遠公時方在襁褓故往蹟弗詳涇人爲爭述之語具承篤自爲紀中他日粹崇祀錄成過予長跪泣狀流涕曰允植不能讀先君子之書思先君子之音容而不可得今于涇得先君子爲政之蹟焉幸也願子一言序之允植死且不朽予拜而受之嘆曰弘撰聞公之政十載往矣遺愛在人口碑載道可以觀德禮凡有功民社爲

國捍患者皆宜祀此律令也涇人思公久而不忘猶
豆用享趨之恐後可以觀義承篤有志繼述不墮跋
涉揚親之媿旣竭其力將模模範範克紹厥家可以
觀孝錄之不可以已也三善備焉矣昔者先司馬撫
虔州幾五載餘雖所職不同而持已與人其道與公
如合符睢陽湯使君分守嶺北寓書及予云虔人祀
先司馬歲時唯謹蓋一如涇人之祀公者狀而予益
伏荒巖曾不能一詣彼輒所聞以傳讀是錄也竊及

脉脉愴懷矣

文稿自序

文君子之言也以明理以曉事以宣情取其達而已矣故貴淡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斯善爲淡者也所謂絢爛之極爾浮蕩艱深綺靡擘緩失其淡也文斯下矣中庸曰淡而不厭君子之道且然而况文哉倘反是則小人矣小人者又何文之有昔豫章章大力之自喜其文也蓋以淡爲寶喻夫梅焉今讀其集博而與吾則安能然而無以足於人之欲

焉同也

賀劉母李太夫人百歲壽序

予爲農於華山之碧雲溪畔而成林劉子太室謝政
歸田居相距五十餘里風雨晦明來往無間將耦耕
老焉予又嘗以女妻其子獲母事太夫人深知太夫
人內德之美與太室事親之有道也蓋劉氏世治戴
禮自太室之會祖乃祖皆以明經歷仕被授所至有
安定之風太翁仁英先生好學力行以孝弟著聞承
家清白無中人產太夫人天性和順事舅姑盡孝相

夫蓋微道矣所天益勝茹荼極織紉組紃之勞敬
嚴慈兼至太室亦刻苦自奮弱冠遂以文章名三
丙子舉於鄉時太夫人始壽六十有一也太室爲
廉奉母儀惟謹門外多長者跡遭甲申之變天下
亂潛伏墟里與郭徵君胤伯東孝廉雲雛輩爲泉石
之盟久之太室貧益甚太夫人春秋高幾無以供菽
水乃嘆曰吾其敢擇祿哉壬辰就試春官成進士乙
未出守蕪郡迎養太夫人於署時太夫人壽八十也

每訓戒太室仁以濟物儉以治己是以太室爲政水
清玉白風高雲澤譙之人戴之如父母咸舉手加額
祝太室位三公太夫人壽百歲願不二載緣上計誤
坐額賦殿而太室安命不爲辨御史臺素重太室特
疏題留謂治行居最太室又不阿逢主議者忻然賦
歸譙之艾老子弟遮留弗得相送數百里外太室奉
板輿以返初服而後樂可知也予往有事於三吳過
譙之野有識者亟問我劉君無恙否太夫人善飯否

問已輒涕下史載平陵順陽之治所謂攀車克路弗
忍其去悒然不樂思我劉君者若合符焉越十二年
戊申以次檄補晉藩幕太室上狀陳情乞終養臺使
嘉其孝聞於朝己酉得如所請時太夫人壽九十有
五也今又六年乙卯太夫人壽溢百齡以太室爲子
而孫若曾孫翩翩競爽皆有聲庠序間婚姻之戚主
組韋布之交賀者盈門獨異譙之薦紳士庶齎金幣
介春酒當兵戈揄攘之際不遠千里而來天之祥善

人之報德斯不亦富貴之難邀而古今之希邁哉予
聞九疑之山有得道之女年至九百而漢使河東所
遇一百有三十則服伯山甫之方藥也若太夫人以
德得壽合於吾聖人之言迥出金液珠蕊元霜絳雪
之外矧今紅顏綠鬢聰明康強無異六十八十時將
來壽尤不可量者誠當世之人瑞矣而太室朝夕承
懽竭力盡心爲謹其飲食起居之節有得於曾子所
云忠養之道焉予乃以識禮載溫清定省視膳問寢

蓋實以衛生益算非徒修愛敬之文爲也於戲觀太
室之所以爲子卽太夫人之所以爲母愈可知矣予
恨不能起亂伯雲雛相與歌詠其盛特率子若孫登
堂進爵而先之以詞用紀其實以俟後之執彤管者
狀太室深於易得象數之傳嘗謂自秦漢以來明易
者惟邵子康節一人雖程朱傳義皆有未盡予學宗
程朱者也始而疑旣而信邇方從之究其說則予之
所以願北面於太室者又豈一端而已哉

煙月堂家集序

客城之望族曰胡氏胡氏自文範先生立高尚之節
後乃以勲庸顯至吾絹菴公益著絹菴公太翁曰信
山先生嘉遜績學而篤於義則今之爲煙月堂家集
者也集八卷凡其先人之道業文章與世系生卒祠
墓靡不載之唯詳上自天子之誥敕若親戚友朋
之紀贈以下及所自爲述終亦附之以見華山玉弘
撰讀之而歎曰嗚呼世風之偷也其始於宗廟之不

修而譜牒之廢乎蓋今之士大夫睦族者鮮矣彼其
爲親盡服絕支分派別喜不慶而憂不弔而抑知自
其祖宗視之固猶然一體者乎古之仕者世繼死者
有廟生者有宗至於不廟不宗而使之百世而不相
忘則有譜牒所以收合人心歸之於厚非細故也夫
貧賤之人饑寒見迫吾無責焉苟富且貴矣美宮室
廣田園輕裘肥馬夸耀閭里其狡者貌爲謹飭矜言
儉素以文其刻薄鄙吝之行而於所爲變祖宗之體

祇奉蒸嘗者率不之厯慮或問其光世之事曰噤莫
能應視族人之疾苦不啻若秦越人之不相關者比
比然矣卽其賢者樹功名敷文采自命於大雅之林
而趨末而忘本務華而詘實究亦無以異於封殖者
之所爲嗚呼尊祖敬宗之義微而型仁講讓之道衰
矣故曰此世風之所以偷也吾他日聞信山先生嘗
竭力傾橐創立宗祠以戒其先人未竟之志而今觀
是集悽愴怵惕有俊然如鬼凜然如聞者則蘇明允

所謂孝弟之心有不油然而生者哉吾乃益以知緝
菴公之澤民愛物施於爲政者有自也於是拜手而
爲之引其端將以告諸今之士大夫聞堯生之風亦
可以知所興起矣

文可序

自聖學不明而祖宗朝所爲取士之文之制與定制之意蕩然矣蓋文必有本自禪興而經極而本雜矣文必有法自剽竊摹襲之術工而先民之樸喪則講法者衆而法之所以亂也文之衰也夫孰非其學爲之乎山居多暇課諸子弟取一代之文錄其清真典雅者以爲式間收恢闕奇崛之作以發其才思得篇五百彙爲一集名曰文可則嘗見世之所爲文者皆

其不可而欲以吾之所謂可者易之而已求之六經以爲本則可軼於禪則不可求之先民以爲法則可習於剽竊摹襲則不可必使今之所爲質諸古而不謬傳諸後而不做斯可矣昔朱子嘗云科舉文字近來翻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爲新奇此莫大之弊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爲法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古今同病如此夫諸子弟之讀

是隸也。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其庶乎無到吾既
見其生實欲其可之心也乎。

周易圖說述序

天地事物之理聖賢之意有語言文字所不能遽悉者莫如圖爲易曉朱文公作周易本義首列九圖以明易之原而卦變一圖本於河陽陳氏之說乃又增其變爲後儒之所疑予爲是編特復陳氏之舊而更益以諸家圖說或相證合或相發明或推測一義或旁通別類雖其間有重見疊出至涉於瓌屑弗恤焉於戲易之變化至不可窮也庶可一言以蔽之曰

陰一陽之謂道而已一陰一陽之謂道者言不貳也
不貳則交交則生生則惡可已故又曰生生之謂易
斯不測之神也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言乾坤之
不貳也朕後能變化旣成萬物者言乾坤之不測也
故六子用事而乾坤之德可知矣是其義莫著於象
數知象數者莫精於邵子康節康節而後談象數者
不一家唯其符契自朕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故足
述也雖朕不求之象數易不可見也徒求之象數易

亦不可見也則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果何如哉蓋孔子而後善說易者當獨尊子思中庸一書莫非易也孔子散而言之故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子思一以貫之故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易有太極焉中庸曰於穆不已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太極之謂也易有三才之道焉中庸曰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三才備

矣吉凶悔吝之占易所謂教人知幾之學也中庸曰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齋戒以神明其德窮理盡性以
至於命易所謂教人藏密之學也中庸曰戒慎乎其
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易以知來中庸曰至誠之
道可以前知易以開物成務中庸曰經綸天下之大
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狀則易之所以與
天地準而中庸之所以與天地參者不從可識乎於
戲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知變化之道者亦存乎人之

嘗得而已昔康節作皇極經世程純公曰堯夫之法
只加一倍耳康節歎其聰明他日正公舉問純公曰
已忘之後之學易者觀於是編能盡康節之法又能
爲純公之忘斯善矣

張王二稿合選序

天之將喪斯文也遂有甲申之變詩書淪棄世道人心繫焉君子悲之丙戌以來草昧方啟一時應舉之士或涉鯁釘幾同鬼域文之衰也莫斯爲甚壬辰有張子爾成戊戌有王子卜子出而正之蓋爾成實以詮理卜子妙於用虛卽二子爲文各有不同要之尊經體傳不失先達氣格庶幾古道未墜文在茲矣嗚呼天之生才不盡金海內智能輩出炳耀藝林應自

不乏如二子者寧可易得也耶

慕修朝元洞序

今天下之事鬼神者衆矣而莫能知鬼神之情狀吾
識之其森狀於人之心而已夫宇宙有爲之迹始於
無爲無爲者心之所以藏而有爲者鬼神之所以顯
也自天之有覆地之有載日月之有明四時之有行
以至風雨露雷之鼓動沾濡災祥禍福生殺消長之
紛紛豈其無宰之者而能若是狀則天神矣地示矣
而謂人之不鬼非也伯有爲厲彭生豕立人且鬼矣

而又復何疑於天地乎故後世儒者之謂鬼神歸之無以鬼神非其鬼神非通論也中庸稱鬼神之盛曰洋洋洋洋者言其無之而非是也無之而非是則其有所之而必不是矣故外氏之謂鬼神執其有以其鬼神爲鬼神亦非通論也蓋有造必有化有吉必有凶有明必有幽有陽必有陰猶之有形必有影焉而且以影求之陽者必外陰者必內狀月陰屬也而何以亦外固知借光於日之說不誣也則陰之莫不藉

於陽如是而謂鬼神之非藉於人也必不狀矣故先王之設教與斯民之徇意其理皆不出於此先王之所有後世之所無吾不敢從其無則與臣言忠與子言孝矣先王之所無後世之所有吾亦不庸不從其有則爲善而喜爲惡而懼矣凡吾所以事鬼神之說有以異乎人之所以事鬼神者亦不出於此華山之麓有廟一所名曰朝元洞其地爽塏老樹扶疎中所奉祀之神不一朔始不知所自而修葺在元之季蓋

吾始祖處士公嘗豫其事矣兵燹疊經圯醜已甚吾
每覽其遺址爲之低徊不能去里邵父老慨狀謀新
之顧其所費不貲不無望於同心之助以布施爲功
德吾不貴其堅淨信之種而貴其滅慳貪之垢利而
導之鼓舞而從之此象教之設將以佐刑賞之所不
逮先王之所謂神道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者也
此吾所以勸也夫今之世何世與滔滔者天下皆是
也而又敢謂其鬼之不神且吾嘗睠顧行吟於其間

矣河山如故風景不殊慨然有反古復始之思焉嗚呼民德之歸於厚也何日哉

中說序

漢以來世之號爲文章家衆矣義高雲天詞潤金石
迄今揆六朝之藻者猶艷稱之而晉人以老莊之學
雅尙清談頗著玄解然往往鮮實用數百載儒者汨
沒於二途而能卓然獨以孔子之道自任爲舉世之
所不能爲如王通者豈不難哉獻策不見用退而著
書河汾之間以終可謂出處有道矣乃後人或以此
少之然則孔孟之栖栖以求世用者皆非與宋咸駁

中說至謂無其人斯妄矣唯帝魏之說則吾之所不
取亦無容爲通也諱耳

法戒錄序

崇禎壬午予年二十有一私擬作

今之事君者必先曰法堯舜言信美矣臣獨以爲此
昧於法而不識時者之言也何也昔戰國之時君臣
上下唯功利是務刑名日勝甲兵相尋以富強爲忠
以縱橫爲長蓋人心已溺天下不復知有堯舜之道
久矣故孟子亟亟正之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
於王前今國家崇學較敦教化明章程懸帖括所
以取天下之士者堯舜之道也而天下之士專誦讀

尊約束務討論習文章以應朝廷之選者亦堯舜之道也豈至釋褐登朝而始孜孜焉入告我后乎臣獨願陛下存堯舜之心而法漢以來賢君之事堯舜之心仁而已矣漢以來賢君之事不夫其仁而已今僕司馬光資治通鑑斷自威烈王以後取其事之可法者大書於篇而以其類相及者小注於下以存戒於君德國政亦庶乎有徵而無遺矣是人之言堯舜者徒爲具文而臣之不言堯舜者乃所以求進爲

冕舜之實也果能深懼而力行之而天下不治者請
治臣以欺罔之罪至於執中精一之傳此 陛下宥
器自致之學非臣之愚所能仰助萬一也

春日看梅詩序

蘇東坡在錢塘日喜與諸僧遊尤喜僧之能詩者雖
片語之合率揚之不置如聰之亂山新月清順之竹
暗泉聲皆是也至和守詮之詩與之韻頑守詮云落
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松扉竟未掩片月隨行履時
聞犬吠聲更入青蘿去東坡云但聞煙外鐘不見煙
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濕芒履唯應山頭月夜夜照
來去論者謂雖回三峽倒流之瀾未可與溪壑爭勝也

庶守詮他詩更無聞使不過東坡則此三十字亦湮
沒久矣予來白下假寓古刹多方外交背葦航上人
知陳涉江侍御梅詩十六首人或傳誦已十餘載往
吳有孫嘯萬復次韻如其數彙爲一冊暇日出跡求
予善其簡端余見前人之咏梅者衆矣元之季至有
爲二百篇者乞序於吳草廬草廬弗善也詩豈在多
乎卽次韻始自長慶迄宋寢盛予竊謂其非大雅之
義嘗以自戒而不以之繩人蓋詩之工拙元不係此

夫亦各率其志而已。噓萬寄跡都會胸無滯礙。梵唄之餘博稽羣籍柴門反關木榻晏如吟哦之聲時達塵表。今觀其作殆東坡之所謂語帶煙霞從古少氣含蔬筍到公無者乎。抑聞之古德如寒山拾得及石屋輩皆以詩傳其超悟解脫不涉言詮。雖與儒者異趣。要非浮華之士所可擬。似于老矣方斷綺語言不能有加於噓萬噓萬歸而求之尚不至如歐陽六一所稱九僧爲許洞之所抑也。

遲屏萬明府壽序

古之以英年自立者在漢有賈誼宋則寇準誼遠國體文有餘準雖貴或猶以霍光傳喻之然其大業所就誼弗逮豈誼驟遷大中大夫屢有請建不無招忌而準兩爲令悉心民事日久迄至大用故以需之者成之與且王者重守令謂其去民甚近利病易知即有澤易及爾而以今方古其治顧鮮匹焉何哉則以文具日張而誠不至也吾華小邑而當孔道會西蜀

用兵羽檄旁午轉餉置郵凋瘁已極予伏跡蒿目計
所以濟之無絲也浚河遲君妙承家學博綜經術其
爲政也簡而寬靜而威抱誼之才修準之事崇學重
農正俗平訟暇則賁山澤采芻蕘求彛典之實講治
平之畧曾不及期而上下作孚譽溢隣國人人恨以
得君晚也邑雖小焉往而非德之資耶時在庚申季
春值君誕辰諸大夫爲君壽而屬洗爵之詞於予予
則益之以朱子考亭之言焉曰初官受獎可以思懼

勿使過情而驟進焉夫豈非義而朱子言之君以存
誠之心道民於禮以閑邪之方防民於淫守之以同
居之以易從容而蓬蹈大道矣昔龔遂爲南海守年
已七十餘治行爲漢廷最特拜水衡都尉若年才踰
弱冠他日大業所就殆不止此一旦有使者之徵則
豈無素嗜酒而進長者之言如王生者邪

陳堯夫詩小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聖人禁人之邪以歸於正而溫柔敦厚又以治其性情而使之不卽於戾則詩之有關於道也詎不大哉世衰教微浸淫於讌遊歌舞留連於風雲月露甚至取悅獻媚以助竿牘苞且之用崇華訕實肥詞瘠義詩之亾也可恥孰甚焉陳君堯夫博學好古孝友之行孚於里閭戊午應詔不得已而出中途有南塘之厄遂藉以還山出處之際不激

不隨無遺憾矣茲取甲寅以後之詩別爲一集蓋回
視甲申之變已一世矣進退汗隆之幾堯夫必有以
自考其得失當何如者清詩近道要識子用心苦予
敢以是爲堯夫誦嗚呼今天下之爲詩者衆矣予嘗
嫌其多如堯夫者又何可少哉

賀靖逆侯非熊張公入覲序

嘗觀唐天寶末載天下多故汾陽郭忠武王初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屢平大難王室再造皆其力間遭讒甚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史書其入朝者八稱其忠貫日月神明扶持完名高節炯然獨著取士得才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二十年朝廷錫鬯寵渥圖形凌煙閣富貴壽考子孫衆多尤能以功名顯千百年來盛德大業受福之全一人而已

今觀於靖逆侯非熊張公其繼之而興者耶公鎮西陲先後凡數十年運籌決勝似子房正身潔已威化大行似然明遠人畏而懷之日者滇南亂作連及楚蜀三輔以西處處煽動公綏服人心收復地方天子倚之無君顧憂遂進今爵四方既定公請陞見天子喜見公可其奏公奉命就道橐中唯圖書衣余自隨比入都天子使使迎之以公有足疾命肩輿至乾清宮賜晏賜御衣雜綵賜馬

空爲造輿凡數見慰勞褒嘉無以年考
上休 優詔不許畱二十日 命鑾 君臣相悅
可謂古今之希覯矣予未識公而與公之子廷尉司
農二君爲道誼文章之交嘗讀公詩書制有云仁者
善之長也使萬物各得其所義者宜也欲萬事成得
其理天下皆素仰公之名謂長於道將畧耳而抑
知其氣量宏遠得聖賢之道合大儒之識有如此也
故公將入關關中士大夫公製清防躋堂稱觥屬予

爲謂夫公勲高一代河山帶礪之盟藏之天府傳之
奕葉雖草野之人不識疆場之務竊謂當外阻內訌
之秋天下非公則無以有今日故特推其所以樹勲
之本以爲盛德大業受福之全將有直埒郭忠武者
今之歸也進退始終之間益知其處之有道矣

五兵表請書

記曰古之君子論譏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故無美而稱之者誣有美而弗知者不明知而弗傳者不仁是耻也夫君子將營宮室必先立廟於正寢之東以供祭祀所以教民追孝也以爲無財不可以爲悅則不敢不躬行節儉將慝邪淫佞之事無自而生此王者治天下之大端也自姓氏之學不傳而圖譜局廢昧厥本源獨視支分派別等諸路人慶弔

不相適其能因睦以合族者鮮矣如皋童太學鹿遊
昌齡其先爲蘭溪人遷如皋已三世而鹿遊念之不
忘於甲寅歲特走蘭溪訪高曾遺業展婦墳慕宗黨
咸賢之壬戌遇予維揚亟以修其族譜請予爲遡其
所出以及於八世之祖其先不可考其他亦不能詳
特據其所明者序次而歸之乃復告之曰今睞畝之
夫或一飲一食不忍忘其先而士大夫家反有不然
者輒引昔人之言見爲僭耳夫三代之時人皆帝王

之支庶所謂僭者以有天子諸侯
鄉要皆崛起草野何得援不敢祭之說以爲經於先
人乎大哉 世宗之詔謂不可僭者名物耳奈何不
令民報本追遠耶然稽諸祭義祭不欲數數則煩煩
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先王體順人情爲
至周也鹿遊孝弟性生忠信孚於閭里績學能文翮
翮一時之俊也顧獨以修其譜爲急以比其身以重
其國家端在此焉而更以予言求之折衷於禮俗之

禮記卷之三十一
禮記卷之三十一
間合諸天道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則譜不徒修也可
以風矣抑昔人之有譜也率自爲之者也武功康德
涵之爲張氏譜也其毋族也予與童氏居不同地無
姻連而爲之譜是越也夫子之爲之譜也是越也而
予弗能已焉斯亦可以知鹿遊矣

瑞燕堂集序

天地中和之氣必國昌而家亨君臣一德夫婦偕老
當此之時明眉靜好慶則有餘安所從見飾哉故臣
與婦之以節見皆國家之不幸值夫疴疾之殃而有
若臣與婦以人與天爭以卒復其中和之氣天至此
亦必有以應之而始無所憾故曰人定勝天昔者司
馬遷作史記不爲婦人立傳傳婦人自劉向始後之
作者因之搜次才行又不專在一操溯之春秋書叔

姬之義固必以節爲重三代而降稱寡婦者莫先於
秦之懷清臺乃史記既不傳婦人而於貨殖錄之稱
其名顯天下則以富之故克成厥家耳而況於立孤
以延宗祀爲人道之大焉者乎孟孫之亡也仇氏教
其子至于三遷卒成亞聖此萬世爲母之的非巴寡
婦所可比而後之截髮剝薦畫荻丸熊者感則之代
有芳躅司彤管者且美不勝書矣涇陽念堂趙君之
母劉太孺人爲孝廉伯韶公配伯韶公年未及三十

而卒太孺人矢從一之節忍其不死之心雪涕受家
政仰事俯育以織紵佐誦讀拮据卒瘁歷三十餘年
念堂學成而名立既登進士第七年太孺人去世下
報伯韶公於九京又六年而念堂爲虞山宰以忠信
之心敷豈弟之政士民戴之如戴其父母行且以治
最有子二人孫六人森如玉立皆能向學篤行是其
家有餘慶也趙氏祖宗之靈實式憑之孰非太孺人
之以人與天爭而靡有不勝也哉邵子曰死天下事

易成天下事難洵有以也念堂敦義氣廣交遊凡知
念堂而聞太孺人之德者咸爲詩若文以述之上自
公卿下逮韋布夥矣念堂彙爲一集以其有貞燕之
祥也繫之曰瑞燕堂屬予序而傳之其不忘母也予
不論其所作而論太孺人之德爲有造於趙氏者如
此則嘗中夜而起仰瞻前星徬徨流涕竊有痛於癸
甲之際矣

易傳鈔序

西蜀王承之纘緒從予學易一以朱子之本義是求而予兼示以程子之傳既語之曰程子之傳義蘊宏深其於天下之情事備矣簡而文確而理所謂坐而言立而可見之於行者與周子之通書張子之西銘皆上繼六經下掩羣籍漢唐之儒未能或之及也洙子師程子者也當稱其義理精字數足矣而作本義復不盡用其說古人學貴自得所見偶別不尙勦襲

耶抑易道廣大不可爲典要而歸之同者不害其爲
途之殊固如此邪子其識之將於得失之事順逆之
情錯綜而會通之必有以不自欺其志焉然後易簡
之理可得而天人之合庶幾矣

守視菴文稿序

猶記戊申之春有人焉撰杖履北走太原訪傅公之
佗信宿而西入潼關過予獨鶴亭賦詩一章登太華
之巔作畫一幅而去飄然出塵埃之表則鷹阿山樵
戴子務旆也自茲以來凡花時月時風雨霜雪時孤
亭偃仰聞其無人莫不有務旆在焉而務旆則去已
二十餘年矣庚午秋予涉江上蔣山之下久之重見
於長干苑宇復爲華山圖一幅七言長歌一章見貽

風義翩翩猶昔也既而示所著守硯文檇曰予文不可無子序余讀至九怨與族譜之作忠孝之情溢於簡端歛衽而嘆曰此其爲靈均之遺則乎然而未盡也靈均楚同姓之子也不得於君眷戀宗國發爲文章照耀古今人徒見其比物取興菁華燦然舒瀉幽愁貞義鬱勃故推其志以爲與日月爭光豈不信哉予獨觀其行吟澤畔憔悴疴枯槁至無以自持矣迨與漁父問答滄浪之歌餘音未絕而鼓枻杳然與成連

之聞解水瀕洞而茫然移情者千年以來此境一取
見而已遠遊之篇曰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淵滑
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
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得之門斯言也其得之
既見漁父之後乎崢嶸寥廓太初爲鄰不第視世之
總總者無所復櫻卽三后之思佗僚慷慨之態亦覺
儻然而無餘蓋靈均於是乎深於道矣務旃以有爲
之才奉其先人遺訓底厲名節遭時不造裂冠棄人

事遊散山水荒遐之區足跡徧三陲焉乃日月幾何而顛毛種種田園就蕪妻子有饑寒之色務旃獨浩浩落落忘懷得失操觚不輟夫仁不遺親義不後君攬萬有於一掬折以古之法度而騁其縱橫宕逸之致入理泓然達於象表其於靈均之爲有進焉者異乎否耶昔公之佗論予於代州郭九芝所曰清貴二字久以奉舉下予謝不敢承故嘗自書柴扉云昔斲栗里今媿松莊茲將借之以奉務旃固殷中軍之所

謂一時無所後者也務旃尚許爲同調之賢乎起公
之佗於九京得無相視一笑邪

碧落後人詩集序

後十七年戴子无忝之登華山也予不及以履從未
識无忝之人也而今在舊京於其兄務旃所得讀无
忝之詩選按義詞出入風雅不第一門之內有雍熙
之軌而國運之盛衰朝事之得失俱隱隱可指其識
洞其論公其氣沉固非雕飾浮采畱連光景者之所
可方也昔者權奸柄政刑賞生殺皆出其手而不能
奪文節先生之硯至爲蓄憾此其故豈在硯哉務旃

守其視以爲菴菴成而復以視授无恐則其兄弟之
所勗勵又自有在可知也卽迹或不同要以不欺之
志不移之節不失其先人之貽謀則一故予讀碧落
後人之作亦如讀前生餘生之作不禁心折首俯而
有時爲之髮衝冠而涕霑衿也古來兄弟齊名者首
推采薇之聖人予不敢遽擬而沮溺耦耕其風豈遠
自茲以降如二陸兩到輩代固不乏文有餘矣行或
不違求戴氏兄弟非獨目所鮮觀抑亦耳所希聞也

余旣爲務旃序其文而務旃又欲余序无忝之詩回
心之好諒不在區區墨翰之間是以特寫其中之所
知者如此嗚呼知其詩矣豈猶恨未識其人哉

程然明續遊草序

庚午秋余以太司馬東山王氏之招爲其子授易則
吳門程子然明在焉然明忠信爲質而博學能文章
內擢外朗余嘗私嘆使公瑾復起當不得獨矜渠儂
醇醪也孟冬上浣余將暫之白下然明以其續遊草
屬序蓋然明昔有遊草之刻吾友汪君鈍菴序之沈
君繹堂釋君石臚爲之評得意於句字之外一唱三
歎宏曼風流致足佳也茲復集甲子以來六七年之

作大抵巡攬山川寄情景物各體既備兼美亦臻意
匠經營極絢爛之工而歸之平淡其有與時俱進者
耶恨華亭南海不可復作堯峰高踏懸車不出無從
復質之余鼓柷勿勿江天渺然俯仰之間都成陳迹
是以不勝今昔之感而願然明益懋其所學當更有
事在求至人之髣髴無但好奇服而玩芳草也

魯式和琴譜序

古樂之亡也久矣。繇今樂以求之，其器莫近於琴。今之琴，猶古之琴與夫五音之不盡而有二變，天也。而謂之文武之加焉人也。此非有宿悟神解，莫能識其所以然者。大樂不作，元氣不復，聖人不生，天下不治。昔者韓子冒黎作才操，卽未知於古音如何，而其文典雅忠厚，感切論者，謂有雅之遺則焉。非世所傳諸譜可比。乃今之鼓琴者，鮮能用之，或用其名矣，而詞

又非焉嗚呼文之不擇而音於何有邗江魯君式和
究心于音得其條理自爲指法譜有如天授余尤願
魯君留意相賞于松石間將必有雲浮泉涌之徵焉
無謂世無知之者如子期傳之者如賀思令其人也
抑余聞之琴高琴以養性魯君爲人神氣冲和不異
千里而余生也多感類叔夜之不堪涉于末流而歎
古音之亾也非獨器亡也於此又烏能無志義之思

耶

長鳴詩存序

岷山王玉峰先生倜儻大度人也跋跡山林間爲詩
崢泓蕭瑟有金石聲子甫瞻繼之嘗思浮家江湖不
芻世網手錄遺稿鋟之木中有云杜門何所事不爲
著文章蓋先生所自矢別有在非徒爲壯夫之悔云
爾先生之妻弟曰陸汝萊先生襟期略同有夢餘草
戴芸野爲題辭旃蒙作噩皆齋志以死合而讀之將
二先生行誼之概與日月同炳而豈獨以詩傳哉甫

瞻者亦所謂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者也

漢隋二子述序

自秦漢以來儒者之學能出乎一世之上而無幾於
孔孟之道者五人焉曰董仲舒揚雄諸葛亮王通譚
愈而巳董與韓之學規模正大揚與王之學兼蓄指
微諸葛之學則又以忠節奇勲掩然董之天人三策
家傳戶誦諸葛之出師二表論者謂可與伊訓謨命
相表裏而韓之詩文峻偉操觚家師法至有秦山北
斗之仰獨揚以仕莽爲綱目所不與王之獻策見譏

不
少
三
於不知者後人無特識隨聲附和二子之書遂置之
不讀者衆矣吾竊歎焉山居之暇手錄成帙稍去其
不切要者彙爲一集題曰漢隋二子述學者讀之能
盡二子之學則亦可以得孔孟之傳也夫

法言序

漢儒能傳孔子之道者董仲舒後則有揚雄仲舒之學見於天人三策其春秋繁露猶純駁參半雄以莽大夫爲綱目所貶以此見黜於從祀吾嘗觀焦竑所述諸爲雄辨始末者歷歷有據則綱目之筆亦未可定爲實錄而法言一書見道之言卽仲舒有弗及者烏可廢哉程子最不輕許人獨云漢儒之中吾必以揚子雲爲賢蓋有以也及騷解嘲文之末技而太玄

之作無當於易乃後世獨矜重之則又吾之所未解者矣

